

第四輯 討論「中州音」

中州音的轉讀不能「正」

電視傳媒的所謂「正音」，雖然面皮厚，但到底已成笑話。試在茶樓酒館、街頭巷尾聽聽，便知道市民已經將這些「正音」當做玩笑的話題。為什麼一番好意竟成笑柄呢？那是因為完全違反廣府話的傳統。

廣府話中有大量「中州音韻」；那是分別於秦漢、西晉、南宋時傳入廣州的中原人士口語，有些口語已經變音（例如「擺闊」變音為「白霍」），但有些口語則音韻完全未變（例如「看更」的「看」）。所以對於廣府話的語音，絕對不能根據唐宋的韻書來「正」。

廣府人於明清兩代，大儒輩出，從來不見這些大儒「正」過什麼音，這才叫做「通儒」。如今的一些大學教授不學無術，祇見一兩本書提出一些私見，便居然「正音」矣，是為「腐儒」，實為儒者之差，傳媒卻偏偏去跟，弄到成為笑柄，可謂咎由自取。

關於廣府語音，有三數書可以參考，祇可惜他們死都不肯讀，那就既腐且陋矣。

轉讀依據中州音

凡方言必有轉讀，潮州人將「自己人」轉讀為「家基冷」，是絕對不可能「正音」的事。如果要他們查韻書來改音，誰都知道是不合理之所為，但奇怪的是，廣府人卻有傳媒界肯接受蛋頭的「正音」，將一切轉讀廢棄。

談到「轉讀」，須知轉讀亦必有依據，廣府話轉讀主要依據中州音，所以研究廣府音韻，必須知道中州音，同時又須理解其轉讀，那才得全面，否則便成生搬硬套。

例如「糾」，廣府話讀為「斗」，並不如何博士所言，是寫了別字「糾」，然後依別字誤讀。（其實，他是抄黃錫凌的說法，可是又不說明來源。不過，黃錫凌實在是抄王力。）試想，廣府人千百年世代相傳口語如此，難不成千百年來的廣府人都寫別字？

其實，這是整個音部的轉讀。糾音「九」，轉為「斗」；恰如「酒」、「狗」、「丑」等字，轉音不轉韻。所以「糾紛」讀為「斗紛」、「糾察」讀為「斗察」，一點都沒錯，如果噉都話錯，那麼，廣府人就不能「飲酒」，要改為「飲沼」矣。

這樣做，有人以為是將粵音「國語化」，說特區政府有意以此討好中央，但王亭之卻認為未必，然中央若有此意，廣州就應該比香港先推行「國語化粵音」，這只是香港蛋頭自作聰明而已。

關於轉讀，題未盡，明日再續。

轉讀的兩種情形

廣府話依中州音轉讀，有兩種情形。

第一種，任何情形之下都轉讀。這即是王力所說的：「以轉讀為正音」。他舉「橙」（不依韻書讀為佞音）；「柿」（不依韻書讀為「士」音）二字為例，王亭之還可以補充一些：「糾」讀為「斗」固無論矣，其餘的例，將於另文陸續談及。

第二種，是部分情形下轉讀，這即是王力所說的「變調」以及「雙詞轉讀」。

例如「蹄」，倘若說「蹄聲得得」，依舊讀為「提」；但是「馬蹄」這種水果，一定讀為「馬睇」。

所以「弱不禁風」，何博士說，應讀為「弱不金風」，絕對錯。「禁」，義為「耐」；「不禁」即是「不耐」。廣府話將此義引伸，「禁」即「耐用」，「禁不禁」，便讀為「衿不衿」，這句話已成無可更改的口語。由是知「不禁」的「禁」，必讀為「衿」音無疑。

可是除此之外，其餘場合的「禁」字都不轉讀，如「禁止」，沒人會讀成「衿止」。何博士教人讀「金」聲，那麼，全部廣府人都「不金」佢指矣！

連字義與字源都不識，卻忽地成為權威，只可憐不久便自暴其醜。唯傳媒人與一些中學校長卻不知其醜，盲從附和，真可演一齣印度劇《人面十八醜》。

打倒硬頸「正音」

王亭之反對如今的所謂「正音」，是因為年輕時真的確確實實研究過廣府話的本字與本音，少年時，因王力先生是父執，乃得蒙其指點，然後於唐詩宋詞元曲中去找語源。

如今的所謂「正音」，是不顧廣府話的來源，亦不管其轉音與音變，一味拿着本韻書來硬套，韻書說什麼切，就依之切音，切出來的便以為是「正音」矣。這樣一來，廣府人便要將一切字音依國語來轉讀，廣府話九聲，依國語如何依得了！

電視新聞部的人，本來好心，不想讀別字，但可惜「所託非人」，依託着「正音蛋頭」來讀音，所以弄到成為笑柄，「呃太華」即是最大的笑話。

起初譯音的人，認定「渥」讀「屋」音，所以譯之為渥太華，沒想到如今要「正音」矣，於是「呃太華」起來，早知如此，將之譯為「屋太華」好過。可是字典明明「渥」字亦有「屋」音，何以死不認錯，一定要「呃太華」咁硬頸！

坐「看」雲起時

電視傳媒講究「正音」，於是「九紛」、「握太華」等怪音紛紛出籠，弄到廣府話飽受污染。

可是，他們卻將《坐看雲起時》這一節目的「看」字念錯，念為「漢」音。

廣府話保存不少中原音韻，「看」字有兩種讀法，一讀為「漢」，即是「睇」的意思；另一種則讀為陰平聲，有如英語的 *hon* [ˈhɒn] 音，這即是「看更」、「看守」、「看住佢」的「看」，有凝望、留意、注視之意，跟普通的「看」不同。

「坐看雲起時」出自唐詩，一向以來皆不讀為「漢」音，必須讀為陰平聲，否則不但平仄拗，而且失去詩的原意。因為原詩有「坐待」的意境。

偏偏是講究「正音」的電視傳媒，都長久以來將此字讀錯。究其原因，無非是將廣府話念為國語音之故，國語無「漢」「hon」二音的分別，他們便連「看更」的「看」都忘記了！

「窟」

讀廣府話的音，最怕查字典來讀，因為編字典的人惟依韻書，每每弄錯。那些靠「正音」來演「學術地位」的蛋頭，錯漏百出而不自知其差，亦是因為喜歡查字典之故。

例如「窟」字，廣府話字典多音為「屈」，有一本則多一個音，音為「掘」，倘若依之「正音」，那就是廣府人統統讀別字了。

此字實音「忽」。廣府人將屁股叫做「屎窟」，十分傳神，「屎窟」者，藏屎的洞穴也。是亦必為中原的口語，傳入廣府，給廣府人一直沿用。

此外，廣府人還有一句俗語，「一巖一窟」，高突者為「巖」，低陷者為「窟」，此俗音典雅而且傳神，卻從來沒有人會將此語說成「一巖一屈」、「一巖一掘」。

所以若欲「正音」，那就要將廣府人千多年的口語改動，將列祖列宗的語音廢棄。如此陰功，王亭之真的轉回贈此輩一句，因住生仔冇屎「屈」。

提出這個例子，亦並非否定中州音，只是想強調音變。就以這「窟」字為例，《廣韻》音為「苦骨切」。可是「苦」「骨」二音卻依中州音，那就拼不出「忽」音。但若將此「苦骨」二音讀為廣府音，那麼，「苦骨」便可拼成「忽」音了。

因此，夾硬要用中州音來作反切，強加於廣府話之上，那不但侮辱廣府話，而且侮辱中州音。

別字錯音誤人子弟

有兩類人，絕不能寫別字，讀錯音。一是教師，一是傳媒。因為一般人總把他們當成字音的權威，喜歡跟隨他們，一錯，不但累己，而且累人。

以此之故，王亭之對於如今電視台的「正音」十分痛心疾首，誤人子弟，莫此為甚焉。它是將粵音一律依韻書的音，依國語來讀，根本漠視廣府話的中州音韻傳統。

至於電視上的字幕以及報紙，更時見別字頻頻。「公司啟示」、「男仕女仕」，已經屢見不鮮。

公司發的叫「啟事」，乃向公眾啟白一件事，上帝然後才會向信徒作出「啟示」。

做官之後，叫做「出仕」，未做官，則稱為「士人」，所以「男仕」惟指男官，「女仕」必為女官，倘若廣告對象不以做官的人為限，則應稱之為「士」。士者，人之通稱也。

諸如此類的錯誤，日日見於傳媒，可是傳媒卻說關心中文教育，對觀眾聽眾負責，不害人，已經夠。

廣府人要發國語音！

由於網頁發達，王亭之的專欄與播音，在港澳都能收到，因此近期頗收到一些讀者與聽眾的反應。

反應最多的，是不滿意電視台的讀音。一位讀者指出，電視台根本上是將廣府話來國語化。他舉「擴」字為例，這個字本來有兩個音，一音「廓」、一音「鄺」，可是國語祇用「廓」音，於是電視台便亦要用廣府話來讀「廓」音，變成了廢棄傳統，不准廣府人讀「鄺」音。

一位聽眾告訴王亭之，北京大學出了一本書，記錄各地方言的發音，粵語部分由蛋頭提供，結果全部都是廣府人所不用的發音。他說，將來如果視此為文獻，照着它發音，那麼，全部廣府人都要重新學講話。

看起來，電視台的讀音已到神憎鬼厭的地步，祇是他們關起門來，我行我素，在自己權力範圍內濫用權力，置輿論於不顧，然後才有此堅持。日日讀錯音，卻以為是「正音」，混亂語言音韻，實在是廣府話的罪人。

替廣府人出口氣

王亭之在報紙及電台談及「正音」，由於上網之故，得到不少香港人的回應，有人甚至認為，王亭之為粵人出了一口氣。

這樣說，實在有緣故。搞「正音」的人，號稱依《廣韻》，實際上其初所根據者無非兩本書，一是黃錫凌的《粵音韻彙》，一是喬硯農的《粵音字典》，然而他們兩人都不是廣府人，而喬的字典實亦無非以黃錫凌為根據，這樣一來，就變成由外省人來教廣府人「正」廣府話的音，真可謂荒天下之大謬，故乃謂替粵人出口氣也。

黃錫凌的錯，錯在不識廣府話的變讀規律，他死依中州音，而且用中州音來切音，因此才會將「僧人」讀為「生人」、將「糾紛」讀為「九紛」，諸如此類的「正音」，實在是摧毀廣府話的傳統。

當年在廣州，王亭之曾聆王力教授的教導，王力說，任何語言都有變讀，即以北京話為例，「這宗事我包庄了。」即說成「包爽」；又如潮語，將「人」變讀成「冷」音，這正是方言的特色，如何可以據中州音來「正」！

叫你去「段」

研究聲韻乃專門學問，尤其是方言的聲韻，倘不熟知方言發聲之例，又或者識發聲而不識本字，皆不足以正方言之音。王亭之不忿一兩個大學蛋頭，拿着一本《粵音韻彙》便來「正音」，自己少年時學過點聲韻，是故便敢站出來，公開向這些蛋頭挑戰，以免其藉着傳媒的無知，擾亂廣府話的聲韻。

中文大學出過一本《廣州語本字》，這本書，搞「正音」的蛋頭有份「提供意見」，若他曾細讀本書，一定知道自己的錯。如今他的弟子博士依然搞「正音」，便足以證明師徒兩代對此書毫無心得。

今姑舉一例。此書卷一有一則：「叫你去暖」，此「暖」字如今俗寫為「喲」，實誤。如果根據《唐韻》，此字讀為「段」音，根據《集韻》，此字讀為「朵」音，可是廣府話卻讀為「喲」，此即以轉讀為正音的最好例證。不識此規律的蛋頭，所以讀成「九分」、「廓大」種種怪音，流毒傳媒，真的「叫你去段」！

貽笑「婆陽湖」

一位曾在鄱陽湖工作多年的讀者，來信王亭之，XX那些「正音蛋頭」，將「鄱陽湖」讀為「婆陽湖」。他說，當地人從來無人不稱自己所居地為「播陽湖」者，可見廣府人一直發音無誤，如今那些蛋頭，憑什麼要將人家的地名改音。

王亭之知道，這又是黃錫凌的「音魂不散」，中大的蛋頭從之，王亭之曾根據韻書加以嚴斥，「播」與「婆」，乃b音與p音之轉讀，將p音發為b音，乃發音的通例，例如「爸」字，依韻書為pa聲，可是人皆讀之為ba，難不成「正音蛋頭」稱父親為「爬爬」耶？

如今許多人亂發廣府話之音，無非是愛查字典之故，字典不識用中州音，他們便跟着錯，而卻不知編字典的人根本不識廣府話，又不識音韻。

最嚴重的情況，是播新聞，唱粵曲，紛紛「正音」，所以才會「煮豆燃豆其」，謬音流傳，徒然貽笑婆陽湖。

「一批再批」王亭之

王亭之在此痛斥「正音蛋頭」，亦有一個反對者，「一批再批」，電傳至本報，祇可惜他的論點十分支離破碎。

首先，他認為《粵音韻彙》以及喬某所編的字典，是「必備工具書」，可是，他卻又認為《康熙字典》是「官修的書，不可信」。王亭之很想請此寫匿名信的人，舉出《康熙字典》有何差錯，同時解釋，「僧人」是否真的要讀成「生人」。

擺明黃錫凌的「生人」是錯，何以卻是「必備工具書」？

其次，他提出「約定俗成」的例。不錯，粵音轉讀的法則，其實即是約定俗成。所以「糾察」便不應讀為「九察」；「鄱陽」絕不應讀為「婆陽」。

《康熙字典》其實亦無粵音約定俗成之例。王亭之提出這本字典，祇想證明「渥」字有「屋」音，是故不應讀成「握太華」。一提出，他立即說「不可信」，主觀之極，想必受蛋頭所愚，又或者自己即是報新聞卻誤人子弟的傳媒。

再次，若官修的書不可信，那麼，黃錫凌所依的《廣韻》正是官修的書，那麼，是否《廣韻》原來不可信，但一經黃錫凌的手，就變成可信了？

這樣的人，居然有面來「一批再批王亭之」！

祝他中 649

加國第一位有國際牌的 LC（信用狀）專家李道安，忽然來電，支持王亭之斥責「正音」。他說：「班人不會聽你的話改口音矣，難落台之故也。」

王亭之曰：「是亦不然，據香港來人告知，有線電視已經改口，即使是 TVB，似乎亦放鬆了限制，糾紛不再說成九紛。」

李道安曰：「圖麟都地方細，少競爭，應該不會改口。惟一的辦法是我中 649，買起間電視台，叫新聞部恢復講人話。」

王亭之笑曰：「恁捨得。」他則慨然應曰：「點解不捨得耶，事關廣東文化，我有錢，一定做。」王亭之於是祝福他快點中彩，好替廣府人出一口氣，千百年來的廣府話，竟然要跟隨兩個外省人來發音，傳媒固然無知兼可恥，而廣府人則實在條氣難下。

如今電視台霸道「正音」，觀眾無可選擇，逼住要睇，如果有一家尊重廣府話的電視台出世，一定大受歡迎。

「排行」誤讀為「排恆」

電視報奧運消息，將排名次序的「排行」讀為「排恆」，顯然是誤讀。

識廣府話的人都曉得，兄弟姊妹論排行，此「排行」一定讀為「排航」。甚至香港人有一句俗語，「一家四口，排行第四」，這是做父親的人自嘲，亦一律讀為「排航第四」，從來沒人說為「排恆」。

現在的電視台新聞部，日日讀錯字，見到「行」，便總喜歡讀為「恆」音，「發恆」、「排恆」，遲一會，可能還會有「銀恆」出現。這真的不知是什麼緣故。

其實，「航」字音的「行」，詞彙甚多，「行業」（派生出「發行」一詞）；「行列」（派生出「排行」一詞）；「行庄」（派生「銀行」、「當行」）。最特別的是「行街」的「行」，其實亦是中州音的「航」（試用國語讀「航街」便知）。跟如今的國語只有「恆」音，完全不同。古樂府詩的「行行重行行」，依中州音，即讀為「航航仲航航」，而廣府話音則稍變讀「航」音，變為 *ihaj*（即「行街」之「行」）。